

◎李仙云

初夏的公园，清风穿过林间，飘来草木的馨香。麦田荷叶如顽皮孩童探出碧油油的小脑袋，与蝴蝶、蜻蜓在轻柔的细风里说着悄悄话。一群孩童的欢笑嬉闹声将我引到公园小广场，这里成了孩子们欢乐的海洋，也让我这个“超龄儿童”将心“放牧”于此，所有的美好与快乐，像长了翅膀般纷纷向我奔涌而来……

我被几个小男孩腕间的遥控小车深深吸引。他们轻轻一按，盖子便自动打开，取下那精巧的袖珍小车，车子便在地板上飞快地跑起来，尾部发出炫目的紫蓝色光芒。在几辆飞奔的小车之间，一只小花猫蹦跳着追逐嬉戏，小车一会儿转弯，一会儿原地旋转，猫儿左扑右腾，忙得不亦乐乎，看着着实有趣。

两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坐在跷

跷板上，此起彼伏地嬉戏着，时而停下来打开手腕上的迷你小风扇。那精巧可爱的设计，配上小女孩莲藕般的小臂，粉嫩若桃花的小脸被微风轻拂，发丝柔柔地飘起来……我的心也与孩子一起陶醉其间，凝望间，神思便回到了童年。

记忆里，母亲总将那只我最喜爱的银手镯用一块丝绸手帕包裹着，锁在柜子里，只有每年“六一”或拍照时，母亲才拿出来戴在我的手腕上。记得那年“六一”，玩伴喜爱至极，竟伸手来抢，刚从我的手腕摘下，我突然脸色煞白，张着嘴，半天哭不出声。被唤来的赤脚医生一路小跑，急匆匆赶到，掐人中、扎银针，忙了好一会儿，我才慢慢缓过气来，“哇”的一声，哭得整条巷子都听得到。至此，我跟贾宝玉的“通灵宝玉”一样的银手

镯，再无人敢觊觎了。

童年的我们像这宇宙间的小精灵，信手拈来一物，便可奇思纷呈。我们把刚结出果实的小柿子偷偷摘下，用绳子串成“小柿子手链”。顶着烈日跑到田埂，拽下几枝红薯藤，掐一段留一段，将翡翠般透明的外皮连接着串成链子，那是我们童年人手必备的“红薯藤手链”。那无忧无虑、乐陶陶的童年时代，留下多少让人忍俊不禁的趣事。

我们的童年，物质的匮乏也造就了我们无师自通的手工本领。最难忘的，便是手腕上“画手表戴”。那时，邻居小林哥在我心里就像神笔马良，他画的牡丹芍药，灼灼其华，隔着宣纸都能让人嗅到花香。纳于言而工于画的小宝哥，一握画笔整个人便如有神助，三两下就在我们手腕上画出一

只手表来，那时针与分针总恍如在“嚓嚓”走动。给我画的最为与众不同，犹如后来流行的动画小蜜蜂造型，我珍受到一个星期都不舍得洗手。见我“表”成痴，那年父亲去省城出差，特意给我买了一块当时最流行的手链式电子表，它不仅能显示时间，还能在清晨作闹钟将我唤醒。这块与我形影不离的童年“挚友”，连睡梦中我都不舍得摘下。

有次走进上海来福士广场的“城市集市”，犹如穿越时空回到上世纪的老上海，穿梭于那充满市井烟火气的老弄堂，望着那些熟悉的“老底子”物件，心潮起伏间不由得浮想联翩……若将我们这代人的腕上“老物件”集结起来，举办一场“腕上展”，那凝望间如遇故友的亲切，唤起的定是一代人童年共有的记忆。

“六一”插秧

◎刘峰

“六一”将至，在我的脑海深处，又浮现出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个难忘的儿童节。

我就读的是一所山村小学，老师基本上是民办教师。由于工资收入不高，要养家糊口，老师们在教学之余，还要下田干农活。到了上班时间，脱下沾着泥点的衣裳，换上整洁的服装，继续为学生们上课。

那一年的六月一日，山村小学很是热闹。一大清早，彩旗飘扬，百合花开，宛如粉霞。全体师生欢聚在操场上，升国旗，唱国歌，举办新少先队员入队仪式，表演节目，一个个精神抖擞，兴高采烈。当活动完毕，校长现场宣布放假。这意味着，大家可以拥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节日，可以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地玩耍了。

正当我和班上的同学们准备离校时，忽然看见班主任杜老师走了出来。他换了一套旧衣裳，一看就准备下田。正在这时，隔壁班上的一位老

师同杜老师打招呼，问他怎么这么忙。杜老师告诉他：有几亩糯稻秧还没插完，平时根本忙不过来，想趁今天放假，赶紧将农活干完。

没想到，杜老师的谈话被我和同学们听见了。大家一致认为：杜老师教学认真，非常负责，平时为大家付出了不少，现在老师需要帮助，我们应该自告奋勇参加劳动，共同度过一个有意义的节日！当我们将这决定告诉杜老师时，他非常感动，高兴极了。对于这件事，校领导表示同意，对学生们的奉献精神给予表扬。

很快，队旗举起来了，大家欢呼雀跃，整装待发。在杜老师的带领下，大家迈着整齐的步伐，出了校门，沿着弯弯曲曲的田埂，走向他家的那几亩水田。来到田边，只见水田仿佛一面镜子，能映见布谷鸟一晃而过的影子。农家长大的孩子，对农活并不陌生，大家纷纷脱下鞋子，缩起裤腿，撸

起袖子，仿佛一群小鸭子下了田，叽叽喳喳，抓起准备好的秧把，有说有笑地插起秧来。一时间，水田咕咕作响，仿佛一群蛙站在齐鸣。有些同学为了表现自己，特别卖力，动作十分夸张，惹得大家发笑。

杜老师平时喜欢读诗写诗，此时诗兴大发，站在田中央，声情并茂地吟哦起一首古诗：“手把青秧插满田，低头便见水中天。六根清静方为道，退步原来是向前。”他以水田为学堂，不失时机地为我们讲解这首诗的含义，引导大家明白其中蕴含的哲理。

由于水田处在湖区，蚂蚱极多。不时会有蚂蚱爬上女同学的小腿，引来一声声尖叫。由于近日下过雨，从附近小溪游进水田的鱼不少，其中以鲫鱼居多。一发现鱼，不少同学纷纷围了上去，抓到了不少鱼，装满了几个小桶。眼见进度放缓，为保证插秧任务顺利完成，班干部决定来一场

分组比赛。就这样，这几亩水田被划分为好几片，由若干小分队来完成。随着口哨一响，大家马上投入到紧张的比赛之中。一时间，大家埋头苦干，你追我赶，越插越认真，越插越起劲。接近中午时分，圆满完成了插秧任务。

我所在的小组由于表现出色，无论速度还是质量，都领先于其他小分队，获得了第一名，奖品是一桶鲫鱼。

“少年哀乐过于人，歌泣无端字字真。既壮周旋杂脂粉，童心未复梦中身。”一晃，不知多少年过去了，当年的插秧情景，时而在梦中重现，仿佛就在昨天。每逢“六一”儿童节，人到中年的我，总会怀念这一份纯真时光。至今忆起，当年的我们，是那样的尊敬老师，那样的热爱劳动，那样的积极向上。

不知这一桩插秧往事，当年的同学们还记得吗？多么希望归来时，我们依然能保持那一份童年的欢乐与纯真！

家有“哎哟仔”

◎杨力

清晨六点半，这小子赖在床上摆出个“大”字，嘴角挂着口水，不知梦里又在打什么游戏。我掀开被子唤他起床，刷牙时他对着镜子做鬼脸，吃早饭能把牛奶喝到鼻子上。

一天，我接他放学，班主任叫住我，表情微妙：“小满爸爸，今天小满把教室后面的板报给‘炸’了。他用泡泡枪对着板报打了一枪，说自己是哎哟仔，要砍飞前方的泡泡，结果泡泡在板报上爆开，肥皂水溅得到处都是，把板报上的粉笔画弄花了，板报一下变成了抽象派。”

我看向旁边的小满，他正偷偷抬眼瞄我：“爸，我就是想试试……”

动画片里黑皮那个泡泡枪真的能砍飞吗……”我忍住没发作。回家路上，他忽然拉着我的衣角说：“爸，我把板报弄花了是不对的。我改天带彩笔去学校，帮老师重新画，好不好？”

这就是我家的哎哟仔，闯祸的是他，主动认错要补救的也是他。

小满的“事迹”我能列出一箩筐：体育课上踢球踢碎过窗户，说是想练“哎哟仔的旋风射门”；科学课上偷偷把同桌的橡皮藏起来，说是要“做个实验”；更有甚者，他把家里的电子游戏机塞进书包带到学校，课间组织了一场“锦标赛”……

但有些时刻，又让你觉得这个小淘气心里装着个小太阳。上个月，班里有个同学摔伤了腿，小满主动每天帮人家背书包。我去接他，看他小小的身子背着两个鼓鼓囊囊的书包，一步一步往前走，额头上全是汗。我问他累不累，他咧嘴一笑：“哎哟仔说过，好朋友就要互相帮忙嘛！”

前两天，我感冒发烧躺在床上，他端来一杯水，然后又把自己的小被子抱过来盖在我身上，认真地说：“爸，你好好休息，我今天不打游戏了，自己写作业。”那一刻，我鼻子一酸，差点没忍住眼泪。

可光靠一时的善良和感动不够啊，这个“哎哟仔”最大的问题就是管不住自己。说好的每天玩半小时游戏，他能偷偷多玩一小时；说好的写完作业再看漫画，他总能先看完三本再赶作业；说好的整理书包，第二天准能在书包里发现三天前的香蕉皮。

我和他妈妈商量了很久，决定不能光靠“吼”，要帮助孩子制定一个“自律计划”。

第一招，把规矩变得好玩。我们用积分卡代替说教，比如按时起床得一颗星，自己整理书包得一颗星，主动写作业得两颗星，攒够二十颗星可以兑换半小时游戏时间。小满眼睛一亮：“这跟游戏里打怪攒经验值一样！”

第二招，让他承担后果。上周他把游戏机偷偷带到学校被发现，我们取消了他一周的游戏时间。他急得团团转，最后老老实实写了保证书贴在自己床头。

第三招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多夸他的进步。昨天他主动在晚饭前写完了数学作业，我立刻夸张地表扬：“哇，我家哎哟仔今天自律指数爆表！”他得意得下巴都要扬到天上去。

昨天放学，班主任发来一张照片：小满正蹲在教室后面，用彩笔重新画板报，画的是哎哟仔举着一面旗帜，旗子上歪歪扭扭写着“自律最酷”。我盯着那张照片，看了很久。

八岁的男孩子啊，就像一只横冲直撞的小皮球，你不知道他下一秒会弹向哪里。但只要我们在旁边稳稳地托着，给他画好边线，总有一天，他会学会自己朝着正确的方向奔跑。

家里有个哎哟仔，日子过得鸡飞狗跳，但也热闹得闪闪发光。



童年是人生最珍贵的底色

“六一”则是记忆里最明亮的节点

本期副刊以“童趣”为题

刊发三篇散文

从不同维度打捞那些散落在时光深处的童年光影

《家有“哎哟仔”》以一位父亲的视角，记录八岁儿子在动画片与现实之间的“穿越”日常。闯祸与补救、调皮与善良、失控与自律，在积分卡与保证书的“攻防”中，我们看到当代家庭教育从“吼叫”到“引导”的情然转型，更看到一颗小太阳如何在边线内学会自己奔跑。

《“六一”插秧》将镜头拉回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乡村小学。当民办教师杜老师换上旧衣裳准备下田，一群孩子自发扛起秧把，以田为堂、以诗为课，在蚂蚱与鲫鱼的“干扰”中完成了一场特殊的劳动课。“退步原来是向前”的古诗，恰是那个时代师生关系的生动注脚——教育不在讲台之上，而在泥土之中。

《腕间童趣》则由一只遥控小车牵出半个多世纪的腕上风景：从银手镯的“通灵”之贵，到红薯藤的创作之趣，再到画在皮肤上的“神笔手表”，物质的匮乏从未阻挡想象的丰盈。当“老物件”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，我们读懂的不仅是怀旧，更是创造力如何在简朴中野蛮生长。

三篇文章，三个年代，三种童年叙事，却殊途同归：真正的成长，从来不是在真空里绽放，而是在粗砺与温润的交织中、在约束与自由的平衡中，慢慢长出自己的形状。愿这些文字，能让您在繁忙中驻足片刻，与曾经的自己重逢。

2026年6月1日
星期一

责任编辑 南洋仁
校对 傲昂嘉措
版式设计 边强

新闻热线
0836-7777385
投稿邮箱
garb@gznews.com